

朱謙之著

學術研究會
叢書第捌冊

周易折論

卷

學術研究

發行

周易哲學

朱謙之著

發端

原來充塞宇宙間，不外這頂活潑頂流通的「真情之流」，有了在我的「情」，才爲宇宙的森羅萬象而現，好似這些萬象，晃晃樣樣是能夠遮掩過「真情」的，其實這正是天則流行，何嘗有個東西是遮掩過「真情」的？「真情」是真實的，不墜分別境界的，所以由此流出來的宇宙萬物，也都真實的，不墜分別境界的。因宇宙萬物無一不爲「真情」所攝，故此大宇宙的真相，就是渾一的「真情之流」，浩然淖然的在那裏自然變化，要間斷都間斷不了的。程明道說得好：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」，於此若有絲毫揀擇的心，便叫做不仁，便不成本體，本體本自現成，本自實現，並不是超出我意識中的現象世界，即此意識中的現象世界便是——當下更是會得時則上看下看內看外看，都莫不是汪洋一片的「真情之流」，就是真生命了！就是神了！何等樂觀！何等輕快！所以我們要實現本體，實在用不着什麼工夫，只須一任其自然流行便得，只須且已一剎那一剎那間，都能樂於此，聚精會神於此，「

勿忘勿助」的契合於此，就自然而然的把宇宙萬物都歸於渾一的「真情之流」，就自然而然的化理智的生活，復歸於真情的生活，而實現我的本體在人間上了！雖然如此，把這番從自家心中流出來的話來告訴人們，人們不懂得，總以為是唱高潮，是無根之談，果然如此嗎？我方且以為這是真知灼見，就使宇宙人生有消滅那一天，這個真情流行變化的道理，是不會換過來的，何況宇宙人生，本沒有間斷時節，我的話真正是天經地義萬無可疑的了。再進一層說，我這套唯情哲學，雖由於心的經驗，但也不為無本，大概都具於周易中。周易告訴我們，宇宙萬物都是時時刻刻在那裏變化，而為學的方法，也祇是簡簡單單的要「復以見天地之心」，這麼一來，可見周易費却多少說話，畢竟是我的，我由千辛萬苦得來的，也不過這一些東西，可見我的學就是周易的學——孔聖傳來的學，這無可諱言。

從前的學者研究周易，都祇注意那「太極」「乾元」這些抽象名詞上，所以大家憑着臆想所及，你說是這個，他說是那個，有的竟妄立個宇宙本體，而舍生取滅，念念希求「虛無」的實現，以為「無」才是本體，這個病痛實在不少，因他都是在名詞上顯神通，在現前宇宙外，別立什麼超越的本體，却

不知本體雖是渾然流行於無聲無臭之中不可稱不可說，然任舉眼前的一個東西莫不是本體的全體大用了。所以本體是有，就其絕對而言，叫做大極，叫做乾元，都是確有所指，並不是「無」。不然的話，人們還沒有親切分明悟徹本體的時候，則這「太極」「乾元」都是有名無實，一點沒有意義，而由推理證得的「絕對」「無」，也祇是割據本體的變現行相的片段，自和原來「太極」「乾元」的意義全不相涉。真截說罷！宇宙本體是由直接證會才得，叫做太極，也祇有名，叫做乾元，也祇有名，這實在是不可言說的，不可顯示的，不可執取的。要說也只有從具體方面着想，總比抽象觀念可靠些。因此所以我爲方便起見，不妨確指給大家，本體不是別的，就是人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一點「真情」，就是周易書中屢屢提起而從未經人注意的「情」字。我敢說這「情」字便是孔學的大頭腦處，所謂千古聖學不傳的祕密，就是這個。把他來解釋六經，無不頭頭是道，於此益見我的學和孔學相同，我見得真的是這「情」字。卻早就是周易的究竟話頭了！易經「恒」卦象曰：

『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觀其所恒，而天地萬物之「情」可見矣。』

又「咸」卦象曰：

『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「情」可見矣。』

又「大壯」象曰：

『大者壯也，正大而天地萬物之「情」可見矣。』

又「萃」卦象曰：

『萃，聚以正也，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「情」可見矣。』

因為宇宙本體就是存於天地萬物的一點「真情」，所以曾得天地萬物之情，即是見本體了！本體是無往而不在，無時而不變的，所以說：「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」，試看大戴記「哀公問」篇更明白了！他說：

『公曰：「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？」孔子曰：「貴其不已，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，不閉其久也，是天道也，無爲物成，已成而明，是天道也。』』

論語也說：

「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晝夜。」——程子註曰：「此道體也，天運而不已，日往則月來，寒往則暑來，水

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窮，皆與道爲體，運乎晝夜，未嘗已也。」

因爲天地萬物的本體——情——是永遠在那裏變化，沒有間斷的，好像滔滔不絕的流水一般；所以我們特別立一個表記，叫做「真情之流」。這「真情之流」是有體麼？實在沒有定體，所以說：「神无方而易无體」（繫辭）所以說：「爲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唯變所適。」（繫辭）因爲天地間「真情之流」都不是由安排思索出來，都正是行其所無事，所以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。這話極是要在永遠變化中，討個客觀呆定的本體是沒有的，只有這個自然隨感而應的「真情之流」而已。所以說：

易無體以感爲體——世說「文學篇」曰：『殷荊州問遠公曰：「易以何爲體？」答曰：「易以感爲體。」』

「真情之流」本是无思無爲，隨感而應，無不恰好。所以萬物化生，無非天則的流行，在流行中，雖然千變萬化，却不失其爲至善。推之聖人是和本體群合無間的，故其日用間種種應酬，也是純然真情流露，當其隨感而應的時候，本體也自然沛然流出來了。總而言之，「真情之流」就是本體，周行於

宇宙萬物之中而無所不在；若就其作用上看，却是至大至剛的，是非常純正的，這種極大壯的狀態，人們默識心通可也。復次，情在渾淪之中，而包涵萬有，萬有都是因聚而有，在流行中，一動一靜，一闔一關，有無終始，都祇是聚散而已。所以看明天地萬物之所以聚，即可見本體，本體就是存在於天地萬物的「真情之流」，碰着觸着，都是這個東西。

易經這一部書，只包括我幾個基本觀念：（1）卦（2）象（3）爻（4）辭（5）象。而這幾個基本觀念是什麼呢？一句話來說，就是講明「真情之流」的自然變化而已。所以繫辭說：

『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』

『設卦以盡情僞。』

又說：

『爻象以情言，吉凶以情遷，情僞相感而利害生。』

『六爻發揮旁通情也。』『乾卦』

又說：

『聖人之「情」見乎辭』

又說：

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「嘖」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』——釋文引京房周易章句云：『嘖「情」也。』

大概周易千言萬語，都只是這「情」字，更無其他。所謂「爻也者效此者也；象也者像此者也。」見到這裏，才是見本體了！蓋因「情」是自然的，「僞」是人的，「情」是真覺的，「僞」是理知的，「情」是優美和樂的，「僞」是潰裂橫決的，所以一任真情，但要得中，自能使物性和諧各得其利。所謂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」也。反之若是打量計算着走，在那紆曲不自然中討生活，就無論如何都不對，也不好。聖人的意思，也不外喊着要人逢凶化吉，跳出理知的白白，而向着「真情之流」的路上走罷了！因為「真情」就是人的本性自然性，所以文言傳說：

『利貞者情性也』

惠棟的周易述易微言道：

『孟子曰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。」又曰：「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」』繼又云：「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」孟子言性而及情，情猶性也，故文言傳曰：「利貞者情性也。」

又說：

『彖傳屢言天地之情，情猶性也。中庸曰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情和而性中，故利貞者情性也。』

似惠棟的話，自比一般學者強得多了！然只說到「情猶性也」，還沒有膽量承認「情」就是本性，其實在孟子書中，「情」字「性」字「才」字，本指一個東西。漢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，尙存「情亦性也」的古說（見深察名號篇）可見情和性只是異名同實，性外無情，情外無性，性就是情，情就是性，後來宋儒分性與情爲二，以爲性善情惡，這簡直不通孟子之書所致。孟子說：

『乃若其「情」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

也是非之心，智也；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或相倍蓰，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」

原來孟子道性善，指人生來的本體而言，叫做「才」。因本體是真誠惻怛的，便叫做「情」。本體是不會錯了的，所以「爲不善，非才之罪」。而程伊川說：「有不善者，才也。」（全書十九）真是毫無心得。他們以情爲欲爲惡，正是佛家思想，而打着孔子招牌，却不知情就是性，惻隱之心也祇是情，羞惡之心也祇是情，恭敬之心也祇是情，是非之心也祇是情。總而言之，存在於自我的底子的，都祇是情。情是非常真率的，非常純正的，當其自然流露，爛漫天真的時候，不就是至善是什麼呢？可見宋儒性善情惡的說法，實和孟子相違。就是言發者是情，存者是性，也是大錯。因爲情統本性，一說情便是性了！本性之所以成爲本性，就因他是活潑流通，沒有間斷時節；若有間斷，便不是人的「情」。所以說：「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哉？」可見人的「情」本來毫無欠缺，雖著了理知，而這天植靈根，依然存在。所以我們所能作的，只須把向外逐物的頹習，倒轉下來，真情一提起，理知就沉下去，那就復歸於「真情之流」了！

我們由這個根本觀念——情——來貫通孔家思想，都是很相合。如孔家主張孝弟爲行仁根本，這難道也是私意安排思索得來嗎？因在真情的發用流行中，不能沒有個發端地方，自然有這個天則。所以「自然親愛爲孝，推愛及物爲仁」（皇侃義疏引王弼注）人們只管當下隨感而應，自要迸出天則來；見父自然會孝，見兄自然會弟，見小孩拋下井裡，自然會匍匐往救，這是何等的「真情」！又如禮樂的提倡，好似稍涉勉強扭捏，其實也只是「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」，「因人情以爲田」，人的「情」是淵淵浩浩，沒有休歇的，然方遲鈍些子，便妨礙生機，故禮樂的好處，倒是順其自然趨勢，放開一線，使自家真誠惻怛的一點「情」都一一流露出來，所以說「禮之用和爲貴」，只須一任天則流行，自會溫良恭儉讓，其所應無不恰好，這便是禮了！樂記說：

『合情飾貌者，禮樂之事也。』

『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數，制之禮義，合生氣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陽而不散，陰而不密，剛氣不怒，柔氣不懾，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。』

『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廣樂以成其教，樂行而民鄉方，可以觀德矣。』

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。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。樂統同，禮辨異，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。」

『禮樂者天地之情，達神明之德，降興上下之神，而凝是精粗之體。』

『樂者天地之命，中和之紀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』

由此看起來，可見禮樂正是「復情」的一段工夫，並不爲着要節制人情，倒是涵養人情，使其自然的誠於中，形於外，自然的還沒於「情」的當中，極其所至，就能「傾天地之情」，而完滿復情的本事了！復次，就孔經來說，書和春秋都是史官之事，且不論他，單道詩教，孔子以溫柔敦厚爲詩教，又說：「溫柔敦厚而不愚，則深於詩者也。」又說：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」可見詩三百篇都是由真情流露出來，那是不消說的！卽就論語的「仁」字，中庸的「誠」字，也不過名詞不同，其實只說一「情」字，就是「仁」了！就是「誠」了！儒家的書，識然汗牛充棟，除却「情」這個觀念，便沒有什麼！此外最難懂而最重要的，還是孔子自道的一貫之道，曉得這個統之宗，會之元，是指什麼意思，那末我所說的「情」才有下落處了！論語說：

『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曰：「然，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」（衛靈公）

「子曰：『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！』」曾子曰：「唯！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（里仁）

何晏集解註曰：

「善有元，事有會，天下殊塗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，知其元則衆善舉矣，故不待學一而知之。」

王弼論語釋疑註曰：

「忠者，情之盡也；恕者，反情以同物者也。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，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。能盡理極，則無物不統，極不可二，故謂之一也。推身統物，窮類適盡，一言而可終身行者，其恕乎！」

把兩家的註，合攏來看，便知這個萬殊而一本的真理，總而言之，祇是「情」——祇是復歸於「情」。人們要復情，先不可不從自己做起，能把自已的一點「情」涵養得充滿無缺，就自然而然的「任真情，推廣到家國天下，以至「塞於天地之間」。所以說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」恕就如心做去，能夠復情，就自會如心來應人接物，這時不識不知，何思何慮，有的只此

一以貫之的「真情之流」，依此「真情之流」，更沒有許多事了！

最後，我敢宣言我這唯情哲學，就是孔家的本來面目，不幸孔家這一套哲學，自孟子以後失傳了數千百年，就中唯濂洛關閩，有些形而上學的根據，却是太粗疏，陸象山王陽明一派下來，只從人性方面着想，不爲無見然却添得些佛法在裡面，我的意思，是要掃清舊傳派的烏烟瘴氣，而直接孔孟，下集諸儒之大成，把從孔孟以來被諸儒打斷的形而上學系統，再接續起來，組織起來，而且應用到政治、倫理、教育、藝術各方面，用真情的默識方法，使宇宙生命化，物質精神化，這麼一來，「真情之流」才可完全實現了！神在人間可以實現了！但這是本書的要旨，現在不細說，祇將這「唯情哲學」的根本原理簡括如下：

(一)「宇宙本體就是渾融圓轉活潑流通永沒休歇的「真情之流」。」

(二)「真情之流」是無思無爲的自然變化，完全是自然的，泛神的，唯心的，變化而一，一而變化。

(三)「真情之流」就是絕對的意象——表示，但這個唯一表示，實只渾然一流，由此而生的一個個意象——表示，也都是活潑潑地，都是圓轉流通的，但不能執爲物質，而認作有形有體。

(四)在流行變化中，自然迸出天則，這天則本自現成，本自調和，隱秘而含藏於「真情之流」，發出都是自然而然的，神妙不測的，其孰安排？是其孰運行？

(五)「真情之流」中，無獨必有對，所以一動一靜，一闔一關，一感一應，都是天則的自然，如沒有這相對雙的天則流行，便絕對也不可見；絕對即在相對中。

(六)「真情之流」是極活潑極流通而穩靜平衡的，在活潑流行中，而穩靜平衡是其體，於穩靜平衡中而常流不息是其用，體用非二。

(七)我們自己的「人性」是在那裏流着，「穿過真情之流」，所以要我們入於真情之流的內部，實不假外求，只須內省的默識便得。如果親切分明看到自家「人性」，即是見本體了！

(八)科學所分析的「物」，本和「真情之流」渾融爲一，由默識方法看起來，沒有物質這個東西。

(九)人自有生以來，「真情之流」是沒有一回間斷的，所以「人性」皆善。

(十)天地萬物本我一體，我和天地同流。

第一章 形而上學的方法

形而上學方法，一定要求一種神秘的直覺（Mystic Intuition），以神的智慧作自己的智慧，大開真情之眼，以與絕對無比不可言狀的「神」融合爲一，這就是孔門所謂「默識」了！明儒鄒穎泉說：

子曰默而識之，識是識何物，謂之默則不靠聞見，不倚知識，不藉講理，不涉想像，方是孔門宗旨。
王塘南說：

默而識之，即自性自識，觀體無二，不可以懸想言。

耿楚侗說：

默識識天地之化育也。

因爲那無上的智慧——神——是我們只能永遠緘默去證會的，一旦恍然獨見，於人們自身和宇宙事物中，會得這「神」光明燦爛，常在目前，則到處都是神了！人人都可以成神了！所以繫辭說：

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

只要人們如此的經過了那默識，則人們便成了神。成裏邊有個秘訣，就是「不言而信，」只信

着就得了，難道能用言語文字去推証其所以然嗎？因為「神」是不靠觀念和符號直接默識的，那種明瞭透澈的程度，用言語是說不出來，所以孔子纔要『子欲無言』（論語陽貨）子貢更明明的說：『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』（論語公冶長）這個「神」元來「不勉其中，不思而得，」思慮尙來不及，何況言說，言說都沒有，神這一字都不是，更何從聞起？因為神無聲無臭，不是言說境界，所以唯有「默識」才得，唯有精神毫不滲漏才得。『纔涉擬議非默識，纔管形迹非默情，纔以意氣承當非默識，終日如愚，參前倚衡，如見如承，此默識景象。』（潘雪松語）見明儒學案卷三十五）才得見神，神超然於爭論以外，難道是聞見小知所能知道的嗎？

因為真正的智慧，是神的智慧，所以我們應該承認自己無知，而後可以知神。孔子說：『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』（論語泰伯）橫渠易說道：『無知則神矣，苟能知此，則於神爲近。』可見靠着人們的知慧識，神的知慧不會到來，神必須人們自己極力拋棄我底那知識，如文王之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，」使自己自樂自進，順從神的智慧纔得，詩大雅說得好：

神之格思，（格來也）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